求真者，不欺暗室

佚名

「真者，精誠之至也。不精不誠，不能動人。」有人問：任何時候我們都得求「真」嗎？我對此深以爲然。

或許有人對此不以爲然：二戰中藏匿猶太人的家庭，不該以一紙謊言持守對其生命權的尊重嗎？面對臨終病人的醫生，不應以善意欺騙葆有對人情的體恤嗎？奉此絕對化規則律令爲圭臬，不是對現實複雜性與人之於無可窮盡之真的有限性的無視嗎？

以上批駁皆有其理，但也許，「任何時候我們都得求真」有甚更爲深刻的含義與意義。

向納粹軍官說謊，不是對求「真」的背離。求真的核心是認知層面的不主動遮蔽、不自我欺騙，是內心的基本姿態：至於怎麼說、說多少，是表達策略的選擇，與求真與否不相等同。面對納粹軍官說謊，在真與其他價值間暫作取捨，並非放棄求真，只是不以言語坦露，內心依然清楚真相爲何；真正背離求真的是自我欺騙，虛妄地爲猶太人開脫，或說服自己「猶太人本不該存在」的人。

給病人的臨終關懷，不是對真的背離，對真之恰當呈現方式亦是求真的一部分。那善意的謊言，亦是對「傳遞之真」，「影響之真」的抵達，是更完整的求真；向將死之人粗暴地傾倒全部真相，反而是對求真的膠柱鼓瑟。

更進一步，任何時候都得求真的「任何時候」，不是指不分場合地時時輸出結論，而是時時不中斷追問。它並非以有涯隨無涯的枉然，要對萬事萬物無休發問；而是讓我們時刻保持「去蔽」的警覺。防止自己沉溺於慣性、成見或自我安慰中。正因真之無窮性，

我們才更應該時刻保持敞開與追問之姿態，讓每一縷思緒成爲認知升級的入口。

從而，任何時候我們都得求真，意味着對「真」的敞開，不主動遮蔽、不自我欺騙、對真的呈遞與影響負責。我們不認同「不分場合地毫無保留地輸出全部真相」，但我們都認同「在任何時候都守住求真之底也」。

「千年萬教，教人求真」。求真早已從教育準則內化爲大衆共識。何爲何這一毋庸置疑的價值，如今卻催生出「任何時候我們都要求『真』嗎」之問？或許，是後真相時代人們對確定性的渴求，使人們試圖以「任何時候」的絕對化表述，爲價值錨定一條不容動搖的底線。

但我們仍應警惕：絕對性規則本就不可能適用一切場景，我們對「任何時候都得求真」的追問會否有消解求「真」必要性之嫌？發文之初，我們索求究竟是「何時應求真」的答案，還是「何時可以不求真」的心理慰藉？這一發文是否有可能削弱我們對求真的堅定選擇？

我們當然可以反思「何時都得求真嗎」，讓求真在紛繁擾亂的當下完成由抽象律令向實踐場域的理性深化；但絕不應對求真之本心有所動搖：它應是人主動且自覺的精神發徽，是人之爲人的生動註腳。

路漫漫其修遠兮，吾將上下以求索。

作文題目（2026 年上海普陀區二模語文作文）

任何時候我們都得求「真」嗎？請寫一篇文章，談談你的認識和思考。文體不限，題目自擬，不少於800字。